

青葱岁月往事并不如烟

——那些尚未飘逝在风中的记忆

● 贾宏厦（发01班）

那天在微信里看到陈秘书长的催稿信，才惊觉今年已经是大学毕业30周年了。

巨人同学

35年前，和母亲一起去清华园报到的细节都渐渐模糊了，唯有一幕情景记忆犹新。电机系的报到地点应该是在一号楼前面，俺们到的时候，正好有一个男同学正趴在桌子上填表。等他填完表后站起来，矮马，吓了俺一大跳，怎么那么高啊。后来在第一次F01的班会上，又碰到这个巨人同学，才知道他和俺一个班，196米，是清华男排队的主攻手。所以每每母亲说起俺近乎残废的身高，源于俺出生在困难时期时，俺都特别不服气地反驳，俺的同学也是困难时期生人，人家怎么就是1米96？

以为班里这样高度上的两极绝对没有可能有什么交集，没想到大二的金工实习我却和巨人分在了一个组里。更没有想到的是因为实习第二天俺就受了伤，几乎整个实习期间俺都是坐巨人的二等车。

金工实习的第一步是车铣刨磨轮流干，俺们组第二天轮到磨床上干活。那个需要磨的工件在磨床上飞速地转着，即使停车后，依然顺着惯性不见减速太多。俺的搭档人高马大力拔山兮气盖世，停车后没等工件停转，就伸手从磨床上抓住尚在飞转的工件取下。看他如此轻松，俺就照猫画虎也想玩儿个潇洒。但那悬殊的高差加上身单力薄决定了俺的悲剧，只见霎时磨床上血花四溅，都没有觉得疼呢，就看到俺的左手鲜血淋漓。

大个儿搭档马上骑车带着俺去了校医院，清理伤口时都见到白骨了，一共缝了六针。回来后想起来真有点儿后怕，要是再稍微大一点点力度，俺的这根手指头就切下来了。缝针的时候因为打了麻药，俺倒没有觉得怎么样，可看到搭档的眼泪都快掉下

来了。一个劲儿地说都怨他，估计是自责得厉害，说不定他自己受伤都没有那么难过。

这以后的实习，俺就天天在新斋门口等着坐二等车，歪打正着地练就了跳上运动中自行车的绝佳技术。常常是俺都已经坐上去了，骑车人还慢慢骑行等着俺跳呢。过了三十多年后，俺因为骑车再次受伤，这回是从左手到右肩，许多朋友都说，要是左边受伤可能还好些，不影响生活。现在码字时才想起来，当时的左手受伤，一样是无法生活自理的。跑题了，赶紧书归正传。

因为这次的受伤，金工实习的许多活儿，都需要巨人帮忙，接触也就比其它同学多了很多，大家在一起聊天时也可以开开玩笑。俺半认真半玩笑地说，要是他能匀给俺10公分就好了，那样他也不高得离谱，俺也不矮得残废了。

那时正是中国女排扬眉吐气的时候，俺们不光对郎平、孙晋芳、周晓兰、陈招娣、陈亚琼们了如指掌，还特别关注对手中的厉害人物，尤其是那个过早凋谢的黑玫瑰海曼。记得俺说过一句最不厚道的玩笑，大意是海曼也是196，你也是196，你怎么没有人家打得好。巨人憨憨地一笑，很真诚地承认了自己技不如人。

还有一件趣事，就是84年9月俺们班去富春江水电站专业实习，南方的公交车都矮，巨人站在上面头要伸出天窗，或者站门口处的下面一个台阶，所以班里不管哪个同学有了座位，都第一个招呼巨人过去坐，看着他那不好意思的样子，大家都很开心。

因为那次意外受伤，那个巨人就从同学变成了朋友。记得一个闺蜜暗恋巨人，毕业后还曾经托俺牵线搭桥，可惜那时巨人已经帅锅有灶了。当然他在婉拒后，还是忍不住好奇地问，到底是谁芳心暗许？可俺答应闺蜜了，如果没戏，就绝对不露庐山

真面目，所以这个秘密俺守了 30 年。

毕业后，除了同学聚会外，俺还曾经在呼家楼的十字路口见过巨人同学。那天正是 6 月 4 日，俺看到一个巨大的身影在围观，马上意识到这是多醒目的一个靶子啊。匆匆聊了两句，赶紧各回各家。好在后来有惊无险，平安无事。是不是吉人天相？

2007 年实验中学 90 周年校庆时，俺们 80 届校友有一个节目，就是这些当年的全国中学生男排亚军、大学生男排冠军的队员，比如渔夫（宇翔）、哈兄（凌志）、军座、罗大帅，与现时实验中学的女排队员，比如军座女儿，来一场父女排球大赛。当时实验 80 父亲队四缺一，俺曾经第一个想到的外援就是大学的巨人同学，他们当年都是球网两边的对手，彼此熟悉。和巨人同学一说，那边一口答应没问题，太给力了！有这样的后援，俺觉得实验 80 昔日的冠军队，应该所向披靡。

没想到跟渔夫哈兄们说起，那边还牛得不行，觉得当年的清华校队是手下败将，主攻手也强不到哪里。而且觉得请个 1.96 的外援，和闺女队的后生们打，也胜之不武啊。于是就凑了两个非专业的同学（博主、徐爷）上场，结果廉颇老矣，雄风不再的父亲队输给了朝气蓬勃的闺女队。但巨人同学大力支持的这份情俺还是特别感动的。比赛结束，巨人打电话询问比赛结果时，俺就在想，要是巨人上场，俺们会不会赢？

新斋 756

80 级的电机系一共是 4 个班，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两个班，简称发电（发 01、发 02 班）；还有电机一个班（电 0），高压一个班（高 0）。除了高 0 班是 8 个女生外，其它三个班都是 7 个女生。但新斋的宿舍一个屋只能摆 3 张上下铺，最多住 6 个同学，所以每个班都必须踢出 1~2 个女生。俺们这些编外班员，就组成了 5 朵金花的混编宿舍 756。

5 朵金花按年龄排序，俺是老大，发 01 的，家在北京，除了年纪虚长几个月外，没啥特长。老二是电 0 的北京姑娘，一进校就被游泳队锁定。老三是发 02 的东北姑娘，但北京有个亲戚可以周末回去，属于半个北京姑娘。老四是高 0 的浙江妹子，真正的孤身一人闯清华。老五是高 0 的山东姑娘，学校短跑队的主力队员。

新生报到以后，俺拿着钥匙进了新斋 756。刚进宿舍时，看到已经有一个行李在窗户边靠东面的

下铺了。正好俺那时稍微有点小洁癖，希望住在上铺，于是就把行李直接放在了上面。

先到的女孩子是老二，姓田，人长得也甜美，小嘴更甜，一见面甜甜地一笑，露出一对小虎牙，非常可爱，俺索性把她叫成田田。于是田田就成了住在俺下铺的姐妹。

田田是军人之后，那时候一些海外老歌和台湾歌曲刚刚刮进大陆校园，能歌善舞的田田，会唱很多俺从来没有听过的歌儿。像《红梅花儿开》、《哎哟，妈妈》、《宝贝》、《桑塔露琪亚》、《深深的海洋》，还有邓丽君的靡靡之音，比如《何日君再来》、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、《美酒加咖啡》等等，俺都是跟着田田学的。

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开什么会，各个系的同学坐在那里拉歌，不知道是哪个系的同学唱起了《深深的海洋》。这个歌俺刚跟田田学过，俺会呀，马上也跟着唱起来了。当最后一句歌词“不忠实的少年抛弃我 / 叫我多么伤心”刚刚唱完，俺正陶醉在那优美的旋律里时，另外一边马上接着唱起了“擦掉吧 / 伤心的泪 / 不要让缠绵的爱情 / 再把心揪碎。”登时引起哄堂大笑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每次看到海，总是想起深深的海洋。

工科女生的动手能力强是有目共睹滴，田田最让俺佩服的是她的擦鞋技术。她的皮鞋不少，黑的，咖啡色的，还有一双居然是红的，但每一双都保养得非常好。原因就在于一是她每天穿不同的鞋，二是她的擦鞋功夫。她先用干布把尘土擦去，再均匀地涂上鞋油，然后就是用擦鞋刷子使劲抛光，一双鞋至少擦 20 分钟。要知道那时的人可爱学习了，谁舍得每周拿出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擦鞋啊？

老三是俺们 756 的学霸。虽然是东北人，但因为从小在北京长大，说话几乎没有什么棒渣味儿。印象很深的是刚放下行李没多久，我们班的一个东北男同学过来找她认校友，她直不楞登地问人家是谁，而且明确告诉人家她不认识他。那个冷傲，那个酷，让兴冲冲的老乡心里哇凉哇凉的。

老三讲的一个笑话已经过去 30 多年了，但俺依然记忆犹新。她父亲所在的某个军事院校有一天开运动会时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一个主持人冒雨跑到指挥官面前，两腿一并敬礼，“报告首长，天气预报说今天没有雨。”于是指挥官回礼，“好！继续比赛！”于是所有运动员和观众，就在天气预报的晴天中冒雨开完了运动会。

平时在宿舍里看不到老三怎么学习，和俺们一起疯玩儿疯闹哪次也少不了她。但回回考试人家都拔 756 的头筹，让俺不得不赞叹人与人之间是有天与地的差距的。不知道她后来研究人工神经网络的中枢，有没有找到造成这个差距的原因？老三后来被保研，并在毕业后赴美读博，且从全美几百所高校举荐的上千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，获得 1995 年的美国总统教授专家奖，成为俺们 756 宿舍的骄傲。

每当听到“一个女孩名叫婉君”这首歌时，俺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 756 的老四挽君，那个来自嘉兴南湖的水乡妹子。挽君是 756 宿舍里唯一周末无处可去的妹子，所以改善生活的希望就寄托在俺们从家带回来的吃食上了。母亲当年也是独自在新斋读书，非常理解没有家人在身边的女孩子最想的是什么。所以俺每次从家回学校时，母亲总要给俺带些补给。有时候是红烧肉，有时候是煎带鱼，有时候是炸点儿酱装一瓶，有时候是包的饺子。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也一定要炒一罐榨菜肉丝或者北京辣菜丝带回来就粥喝。

而周日的晚上，756 宿舍的五朵金花注定都不出去晚自习，大家围在桌前，分享俺们三个回家的北京同学带回来的好吃的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俺们居然可以把一瓶子炸酱或者一罐咸菜就着开水干掉。那浓浓的乡愁不知能不能也随着味蕾的满足而淡化？

当然，老四每年的寒暑假回家，也会带回来大包小包的好吃的。印象最深的是嘉兴粽子和元宵，竟然都是肉的！颠覆俺当时对粽子和元宵根深蒂固的概念。还有那个蛋饺子，俺后来试过好多次，怎么也做不出来挽君当年的那个味儿。

因为老四每次回家都是大包小包的东西，所以，每次她回家的时候，俺和田田都会骑车驮着她的行李，送她去北京站。然后等回来时候，我们俩再去北京站接她，一人守着一个出站口，生怕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错过了挽君。那个时候的火车正点率不高，等 2、3 个钟头是常事，好像最长的一次我们竟然等了 8 个小时。五年大学生活，我们一直保留着这个习惯，老四从来没有一个人拿着行李坐公交车去火车站。

756 的小妹妹是最后进宿舍的老五，一看就知道是家里最小的孩子。这是个有点儿小任性的山东姑娘，不光受父母的疼爱，还有哥哥姐姐的宠。

老五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模仿能力极强，学什么像什么。但她的这个惟妙惟肖的表演天赋，也差

点送了她的命。记得她一次做实验，手不知怎么被调压器吸住了，老五颤抖着声音断断续续地喊：“快……快……快……拉……闸”。当时没有一个人意识到她是真的需要帮助，都以为她又在玩儿表演，直到看到她的脸色煞白，头冒冷汗，才知道是真的危险了，赶紧拉了闸，老五捡回一条命。

老五在清华时，还有一个英雄壮举必须记录下来。当年那些代表队的同学都吃运动员食堂，可能是伙食太好了，校男排队的另外一个主攻手蒋同学体重飙升。有一段时间，蒋同学不知哪根神经一动，想起减肥，每天仅靠黄瓜维持。老五是校短跑队的主力队员，有一次和蒋同学打赌跑百米，好像老五还让他 20 米，结果只跑了一半，饿的眼冒金星四肢无力的蒋同学就放弃了。这成为老五可以傲视群雄的一个壮举。

当年给俺们五个踢出各班主力宿舍时，大家心里多少都有点儿失落感。后来发现混编宿舍的一个最大好处，就是没有什么现在看来不值得一提的利害冲突，大家和睦相处，还能迅速和各班同学熟悉起来。当然，更多的时候是被边缘化，毕竟俺们属于被班级遗忘的角落。

不过，我们被游离于班级之外的结果，就是 756 的姐妹们抱团取暖。每天晚上的卧谈会，除了聊些国家大事，乡土人情，成长经历，经常就是歌曲串烧。而每次的大联唱，主唱一定是田田，因为几乎没有她不会的歌。还有就是各班大道、小道的消息满天飞。那时几乎系里所有同学的外号，我们都可以点评一二。所以，无论说是情投意合还是人以群分，反正 5 朵金花虽然仅仅同室了一年，却结下了一生的友谊。

发 01 的碎片整理

发 01 的同学

先梳理一下发 01 的 31 位同学，按地域分，北京 11 位，外地 20 位。按性别分，女生 7 位，男生 24 位。

第一次班会，不知班主任陈老师根据什么钦点了一青当班长、明爷任团支部书记。人怕出名猪怕壮，两位职位一确定，外号马上就接踵而至，而且俺可以肯定说，他们俩都不止一个外号。不过咱已经到知天命的时候了，厚道一些，就不在这里公布答案了吧。

为了让刚刚入学的新生尽快融入大学生活，老

班长书记们也是蛮拼的。应该是第一个中秋节吧，发 01 在校园里找了个空地开联欢会，附庸风雅地做赏月状。其中的一个节目是把大家的名字编成谜语来猜，俺编的一个是老班长的名字：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。依稀记得俺的名字被编成了“建筑图”，还有一个徐姐小一的名字貌似是“十进制”。肯定还有许多其它精彩的谜语，只不过 35 年了，全都飘散在风里了。

发 01 的大姐大

说到发 01，就不得不说说俺们班的大姐大，徐姐小一，那可是根红苗正的清华子弟，清华幼儿园、附小、附中、大学，可惜研究生终于冲出清华园了。

小一被分配在新斋 716 宿舍，不过因为她家就在清华园里，所以一般是上课来，下课走，平时几乎从来不在宿舍住。由于同样游离在发 01 之外，俺在心理上就觉得和小一更近些。一个偶然的机，发现她原来是俺在清华园的一个亲戚的邻居，就开始隔三差五地把小一家也当亲戚串了。

那时候新斋只有一台电视机，放在一、二层之间的楼梯平台。每当有激动人心的足球、排球比赛时，俺这样的小个儿，是根本看不到影儿的。俺在清华园的亲戚是工物系的老师，人家两口子都要备课，于是俺就跑到小一家去看，一来二去就混成了自家人。

冬天的体育课是滑冰，最佩服小一在荒岛上的冰上英姿。记得小一是一双白色的花样滑冰鞋，在冰面上像轻盈的燕子一样飞来飞去，还能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，看得俺禁不住也跃跃欲试。小一特别耐心地拉着俺，双脚平行地向前滑动，让俺体会滑动的感觉，找到滑动状态下的身体平衡。然后再教俺侧后蹬，让左右两脚相互转换重心。

发 01 曾经有十多个同学献了血，当时俺们这些没有献血资格的同学，凑钱买了鸡去小一家熬鸡汤。那可是真正的老母鸡汤啊，熬了两个多小时呢。所有献血的同学，应该都感受到豪爽的大姐大那一份关怀备至。

记忆碎片中还有一个画面就是西湖边的楼外楼。84 年暑假后发 01 去富春江水电站实习，国庆节前回京的火车票不好买，于是老师派小一和俺提前回杭州去买票。中午时分，俺们俩在楼外楼大吃了一顿，印象中点了西湖醋鱼和龙井虾仁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后来再吃这两道菜，怎么也找不回来楼外楼的味道了。

五虎闹南京

说起实习后坐火车回京，发 01 还有一段故事。好像某个同学上吐下泻地生病了，由于俺们是来自富春江，那里正好闹什么鼠疫之类的瘟疫，于是生病的同学被怀疑染上疫情，需要马上隔离。当时火车上的工作人员如临大敌，要把生病同学在南京站赶下车去。大家一看不大对头，马上紧急商量后组成陪护小组一起下车。印象中当时应该是巨人、昕爷、锦尘等 5 个身强力壮的大个男同学一起下了车。

据巨人他们回来后说，当时南京站来了一帮穿着防毒面具的防疫人员，根本不打算给生病同学送去医院检查治病，而且问什么都不回答。就是要强行拉他们上车，要关入一个密不透风的隔离车中。一看这个架势，感觉是准备让他们自生自灭的节奏，好像电影卡桑德拉大桥里面的场景，巨人他们可就不答应了。

印象中当时下车的同学差不多都在 1 米 8 以上，5 个 20 多岁膀大腰圆的小伙子，可不是那么容易束手就擒的。而且清华学生的智商不低，也没那么好骗。所以巨人他们据理力争，并且围成一个圆圈自我保护，拉开准备拼了的架势。

估计防疫人员也后悔没有弄清楚下车的人数，以为只有一两个学生，就没有多带点人来。现在明白了，如果真要强行缉拿的话，这五个血气方刚的 80 虎，马上就会在南京火车站上演一出轻骑兵突围。就算最后强龙不压地头蛇的话，也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，倒有可能把所谓的疫情四散传播。

双方僵持不下中，还是防疫人员中的一个资深医生，看着生病的同学也加入了战斗行列，觉得下车的清华学生们身上好像并没有带着疫情，才最终打破僵局撤离了。

迷路鹫峰

去年参加清华校友沙漠探险小分队活动时，曾经在腾格里沙漠露宿两天，让俺想起了大三的五一，发 01 的同学在鹫峰迷路的情景。

那次我们应该是几个同学一起骑车去鹫峰玩儿。本来鹫峰不高，但是连着凤凰岭、妙峰山整个一大片西山，可以越走越深。我们就是在天黑前没有找到来时路，最后迷失在夜色中。

关键是我们并没有做好夜宿鹫峰的准备，不光没有带帐篷睡袋之类的标配装备驴具，甚至连个手电筒都没有。饥肠辘辘中漫山遍野地乱转，终于看到一点点微弱灯光，一个隐没在黑暗中的小山村慢



清华百年聚会留影

慢呈现在眼前。

不记得是谁说的先找村长，俺们一行人好像进村的鬼子一样，摸到了村公所，问清村长家在哪里，然后要到了村小学教室的钥匙。再找到村小卖部买了蜡烛，我们几个人，就在简陋的小土屋里，没水没电没吃没喝，就靠讲笑话、唱歌熬了整整一夜。

天亮了以后，终于找到了来时的路，才下山，取了自行车。模模糊糊的印象是，往回骑车时总觉得眼睛睁不开，想要打个盹，迷迷糊糊地觉得老班长叫醒了俺。后来他干脆就在俺的外边陪着一起骑，免得俺真睡着了。

毕业以后

毕业 20 周年，俺们聚会时，有人总结发 01 同学的人生轨迹：没有当高官的，没有发横财的，没有进铁窗的，没有辞尘世的，最难得的是——没有离异的。想想看，发 01 的七仙女，本班内部成就了三对鸳鸯。五年清华求学的世外桃源生活，也属于肥水不流外人田。

高中女生曾经有一次聚会时，说起自己的另一半，嫁给实验 80 博主的博辅说，她让清华男生失望了，嫁给了北大男生。轮到俺时，俺说俺不光让清华男生失望了，还让北京男生失望了，嫁给了外地男生。再轮到老班长时，她说她不仅仅让北京男生失望了，还让中国男生失望了，她嫁给了外国男生。这么看，发 01 的男生应该非常自豪，很有成就感的哦。

电机 80 的过眼烟云

还有一些片段也涂上一笔：

比如说，当年在西阶教室，上盛祥耀老师的高等数学课时，高 0 的金爷和老师争论某个俺根本听不懂的论题；

比如说，当年的校园诗人，高 0 的兴堤在六食堂门口贴的大作；

比如说，三堡种树，电 0 和生医结成友好对子，好像还成就了一对鸳鸯？

比如说，军训时在清华附中后面的庄稼地里实弹测试，5 发子弹俺打了 30 环，可有人竟然打了 50 多环；

比如说，高 0 男生曾经全班剃光头，跑到圆明园照了个光头像；

等等，等等……太多的碎片，太多的烟云，虽然串不起来，一样留在记忆里。还有那些渐渐失联的同学，你们现在在哪里？校庆日，正是丁香花开的日子，今年是我们毕业 30 周年，你们会不会回母校看看？

借用一段俺高中同学的话：“这里，有很多人未被提到，并非是不在心里了。其实仍有许多关于那段时间的记忆，但或是因为已开始模糊，怕冤枉了好人就未敢写出来；或是因女孩子间的私密，忠守一生……今天把这些故事写出来，是为了对得起心中那时时萦绕着我的记忆，和不忍让这份珍贵的美丽，从世上无声无息地流失。也希望它能牵出更多的故事，把本已残缺的记忆涂满。”⁸⁰

（今天在这里写下来清华园的点点滴滴，也是为了纪念一个早逝的清华女生——俺的娘亲）